

中德文化叢書

工作學校要義

克申什太奈著

劉鈞譯

中德文化叢書之三

工作學校要義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31278.2)

中德文
化叢書
工作學校要義一冊

Begriff der Arbeitsschule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eorg Kerschensteiner

譯述者

劉

鈞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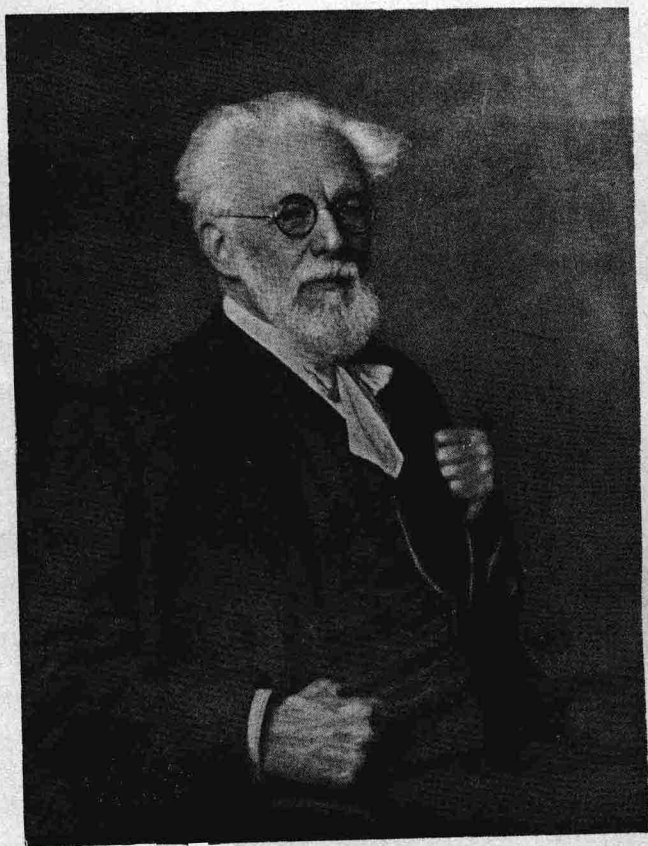
發行所

商

務

館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Prof. Georg Petersen

譯敘

自從我在北京大學演講了「德國的新教育」之後，中國的教育學上，遂又添了一個新的問題（講演詞見新晨報及北大學生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中國一部分學者的思想上，也感受了一種新的震動和新的刺激。這新的震動和這新的刺激是甚麼呢？就是「工作學校」的理論和牠的實施辦法。

我自己對於「工作學校」，雖是持着積極的態度，不過總覺得，凡是一種原理或制度，都是應當仔細去研究，實地去施行，纔能夠得到相當的成效，所以對於「工作學校」，也就未曾發表過太多的言論。——但是，近一二年來，人們漸漸由注意而趨於熱烈了：「工作學校」和「工作學校」這兩樣的語句，差不多已成了一般朋友們向我談話的必有程式，因此，我覺得實在有公開討論，從長計議的必要。更覺得「工作學校」已經成了中國教育前途上的必由之路了。如果我這樣的感覺是正確的，那麼這本工作學校要義定能作為我們討論，計議的根據和施行的準繩！

「工作學校」雖是近數十年來的大發明，二十世紀的教育，但是牠的意義早已被銳敏的前輩學者感覺到了。費希特（Fichte）在他的「工商管理想國」（Die Geschlossene Produktions und Handelstaten）內已約略描畫出來一種工作教育制度；裴士太洛齊（Pestalozzi）更明白的主張「書本學校」裏必須包含「工作學校」的成分。裴氏同時主張人的三種力量，奠定永遠不移的教育宗旨：頭的力量，心的力量，手的力量。用較新的名詞來說，那就是理解，理智的訓練；技能，職業的訓練；情感，道德的訓練了。這三種合在一起，不缺，不偏，才能算是整個的教育（參看拙作裴士太洛齊的教育思想，北大學生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及裴士太洛齊忌日，北平華北科學社出版）。

我們現在先不必問理智的一方面在中國教育中已否得到圓滿的解決；我們只覺得社會感情的訓練和職業技能的訓練兩方面，在中國現在的教育裏，不但是去目的還遠，簡直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列入教育宗旨的預算——雖然有時也噪鬧一陣。中國已往教育所製造出來的產品，無非是些缺乏社會感情，鬼頭鬼腦，縱橫捭闔，傾軋搗亂，害羣之馬的敗類和自私自利，貪鄙無恥的小人，

以及絕無職業技能的衣架飯囊，游民流氓；比較好一點的產品，也不過是些敷衍做事，因循苟且的人。這樣的成績，在教育上是不是絕大的缺陷，恥辱？我想凡是負有教育責任的人，如果良知未泯，當他反躬自問的時候，一定會自覺慚愧吧！不也有許多人在那裏哭訴中國的民性墮落，道德淪亡麼？不還有許多人憂愁中國的游民日多，生計恐慌麼？就是一般的民衆，也都感覺到中國社會之日趨於搗鬼，日趨於紊亂，日趨於机阻不安；正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們，凡是對於社會稍有認識，生活觀念稍微發達的，也都覺得前途茫茫，絕無出路。但是，這種無味的教育，誤個人，誤社會的教育，還是「承先啓後」，「繼續增高」的往下辦着。

杜威博士在中國演講時，給了我們不少的刺激和教訓。我們一時就感覺到舊式學校之無用和教學法的極需改良，於是「打倒書本學校」的口號高呼盈耳，但是會幾何時，這種熱烈的情感，就漸漸的冷淡下去。這也是因爲我們在那個時候，只知道打倒「書本學校」，卻未曾設想到，把「書本學校」打倒之後，究竟拿甚麼一種學校來替代。——凡是只有憤慨而無一定目的的潮流或運動，多半是不能堅持到底的；即使能夠稍稍延長些時日，也是終於沒有具體的主張和方法可

以實現的。

杜威在中國講演的效力，實際也曾喚起國人研究教育的興趣。從那時起，中國的學校已經起了不少的變化，得到不少的改革。由外表上看，不能說不是中國教育的一大進步：學校設備啊，訓育啊，確實都比以前「繼長增高」得多了。但是，若在實質上來估價，其功用也不過只是把「舊的書本學校」改變成「新的書本學校」而已！裴士太洛齊的三大主張，還是不能實行，杜威博士和我們大家所感覺到的學校不能供給社會人生的需要的大不幸事實，依然存在！這差強人意的「新書本學校」對於社會情感的訓練，職業技能的訓練，實在無能為力。如果我們認定社會情感和職業技能是人生的切要，是中國社會的急需，那就得另外找合適的辦法——也許就是「工作學校」了。

「新的書本學校」和「舊的書本學校」之不能解決社會情感和職業問題，那是很明顯的了，可也是近數十年來辦學的事實。但是，我們現在還要再回過頭來，看一看這「新的書本學校」果真能解決理智的問題麼？

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我們應當先知道，理智是指人的或種精神動作，然後才不至於入到迷途。要說理智只是人的心理上的任何機能，人的行為上的任何聰明：搗鬼，耍賴，險惡，奸猾，自私，妄為，一切無價值，失理性的舉動，也都是屬於理性，那麼，「新的書本學校」，恐怕也不過就是得到這個目的的良好工具。而且就是「舊的書本學校」，也何嘗沒有做成這些本領的效用和機會？——但是，如果我們把理智當做人的適當的精神動作；如果我們把理智當做帶着社會性的，毫不自私的精神動作，那新式的和舊式的「書本學校」，就的確不見得是真能解決理智陶冶的工具。理智陶冶問題在這些學校中，就未見得算是已經得到正當的解決。

因為「舊的書本學校」，固然是在那裏戕殺人的個性，機械人的記憶；但是「新的書本學校」，也不過是在那裏擺弄靈巧的，時髦的心理「把戲」，把在校的兒童們，看做試驗室內的「老鼠」，「芻狗」而已。至於何為文化價值？何為社會情感？何為職業預備？全都置之度外，不聞不問。一言以蔽之，現代的學校，是只講外表，不求內容；只是擺弄好看的花樣，而不能奉行教育的真正使命，不能解決人類社會的實際問題。我敢說，舊式的「書本學校」，是青年人的囚牢，宰制青年的屠場；新式

的「書本學校」，也不過是兒童和青年們玩樂蠢動，消磨時光，絕無代價的改良監獄。

誠然，心理學曾指示給我們，兒童是應當玩樂的，青年的人們是不應該受拘束的，因為兒童藉着玩樂，纔能自然的發展他的一些機能，青年的人們不受拘束，纔能養成他們的天真和興趣。是呀！這樣「愛彌兒」式的教育原理，盧梭主義的自動原則，都是現代教育學上的「經言」，誰還敢違背嗎？現代教育的確是以自動，放任，為原則的，而且也是很應當的。不過我要問，自動是不是要有目的？放任是不是要有限度？倘若是無目的的自動和無限度的放任，不但是在一般人的見解上說不過去，就是自古及今，世界上無論如何偉大的教育學家，也未必全稱肯定的以為然吧？士榜歌（Edward Spranger）說：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在人類的續長，也不只是在社會的續長，其目的應當是在文化的續長（參看拙作（士榜歌的教育思想），師大教育叢刊，第一卷，第二期）。即此數語，就可以知道教育應當是有目的的，有主腦的，整個的，有組織的事業，決不是「一知半解」，擺弄花樣，就可以大言不慚的來解決教育，包辦學校的。而且「書本學校」的本身，不僅是過了時代，不適用於現代的社會；不僅是七創八孔，無法補救；實在是根本的不澈底，不適用。所以有不少的教育家，耗費

心血，從事補救，但是顧此失彼，終於徒勞無功。

杜威博士也曾見到這一點，就毅然發奮在芝加哥（Chicago）創立試驗學校，以期澈底的實現一種新的教育，可惜不久就歸於停辦，沒有得到相當的結果。還有李慈（Hermann Lietz）的「鄉村學校」（Landerziehungsheim）和愛吾古士特萊（August Lay）的「生活學校」（Lebensschule），都有同樣的目的，要求一個新的解決。但是都為偏見所操縱，且組織亦欠周詳，雖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優長，可是仍不能作為普遍的教育制度。

當然我們也得知道，推翻一種舊的制度和建設一種新的制度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況這「書本學校」假傳希臘文化聖旨，自命為「學者學校」，由來傳統的占了教育的重要位置，「學者學校」以外更無學校，小學也止是「學者學校」的「預備科」。此項辦法既係傳統，又有成法，一旦去毀滅，重建新的，其不易，自可想見。

但是現在的社會問題更加緊張，生活問題更感困難，書本學校應付不了這社會的實在需要，裝璜教育補救不了這生活的切膚痛創，教育的真理不能永遠被埋着，人類的自然也無法長久的

哄過！發現這教育真理，創建適合這教育真理的制度的人就是克申什太奈教授（Prof. Dr. Georg Kerschensteiner）。適應人生的自然，供給社會的需要，解決生活困難的學校，就是他的「工作學校」（Die Arbeitsschule）。

容我簡單的說吧：「工作學校」就是打倒「書本學校」以後的學校，適合於人類整個生活的學校——牠對於人類的自然有深刻的認識，對於社會的需要有充分的觀察，對於現在社會國際和將來社會國際，有明瞭的理解，總之原理方法無不嚴密，更合於現今中國社會的迫切需要，能補救中國社會人生的一切缺陷！這些，在這部工作學校要義裏，準能給大家以明白的分解，我不在此贅述！

克申什太奈——美國人推稱爲杜威先鋒的克申什太奈，實在是現代教育的總先鋒（且以往教育的總帳也讓他算了一個清，而拿出一套真玩藝來讓我們去遵行）。他不僅是知道舊式的「書本學校」無用，他更知道海爾巴脫（Herbart）的「改良書本學校」也依然是換湯不換藥的無濟於事。就是近代的「新式書本學校」以及種種片面理論的教育也不能使他滿足。所以毫

不遲疑，特立獨行的做革命運動——做創造的革命運動，這個創造運動業已成功，還在他活着的時候。他不僅是批評家，破壞者，他實在是一個真正的建設家，創造家，而且是成功的創造家。一九〇八年克氏在瑞士歐里希（Zuerich）裴士太洛齊紀念大會上，曾說：「將來的學校，一工作學校也（Die Schule der Zukunft ohne Arbeitsschule）」那就是「工作學校運動」的開始，自那時工作學校的理想和方法就與世界發生了關係。直至一九二六年外瑪（Weimar）德國教育大會，通過全國施行工作學校，以後德國的中小學以及職業學校都「工作學校化」了。不過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德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城市採取克氏的制度和辦法者卻是已經很多了：瑞典，瑞士，倫敦，巴黎，加拿大，奧國，均先後採取。俄國的唯一學校組織專家伯龍士基（Blonskji）的主張和辦法亦基於此。蓋德國普遍採納工作學校的決議，雖在一九二六年，而工作學校在門興（München）的開始實驗實在一九〇八年以前。那時克氏或插身學校，或為教育局長，都親自領導策劃實施。即今門興還是工作學校第一城，中學，小學，職業學校林立，處處可以見到克氏的燦爛卓著的成績。

克申什太奈（Kerschensteiner）名喬治（Georg）德國巴威（Beyern od. Bararia）

人，一八五四年生於巴威首都門興 (München)，受了小學教育之後，因家貧入師範學校，卒業充小學教員。因求學心切又自習補足了三年中學課程（因德國中學 (Gymnasium) 爲九年，師範 (Lehrerseminar) 爲六年，非再補三年課程沒有升學資格），投入工業大學 (Technische Hochschule) 習電機工程。轉大學習數學，得哲學博士學位。充實科中學教員。又在大學兼習教育，哲學。充實科中學校長。後歷任督學，督學長，教育局長，政府高級顧問。六十五退休。被聘爲來比息 (Leipzig) 大學正教授，辭去。充門興 大學名譽講座，主講教育原理 (Theorie der Bildung) 及學校組織 (Schulorganisation) 凡十三年。於一九三二年在其所生之門興 逝世。克氏 乃德國 領袖教育家，凡全國教育大會不爲主席即爲主講，赴美 凡三次，赴英 兩次，歐洲 大陸各國爭聘其講演者更多。一九二九年，英 日同時聘其講演，因年老辭日之招，赴英，那時我正追隨他的左右，想伴他一同東來，竟未實現！不然，若來東方 一次，其效力或能早及於中國。

克氏 著述甚多，其尤著者，爲教育原理 (Theorie der Bildung) 教育組織原理 (Theorie der Bildungsorganisation) 學校組織基本問題 (Grundfragen der Schulorganisation)

性格定義及性格教育 (Begriff des Charakters und der Charakter-Bildung) 公民教育要義 (Begriff der Bürgerlichen Erziehung) 自然科學教學在教育上的性質與價值 (Wesen und Wert des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Unterrichts) 師資教育問題 (Problem der Lehrerbildung) 等數十種，俱包蘊很豐富的內容和精義。但是，爲明瞭克氏的整個主張及其綱領，則以工作學校要義 (Begriff der Arbeitsschule) 爲最緊要。

工作學校要義在德國已出過八版，凡兩萬九千冊。本譯是依照第七版（不過第八版並未加改訂）。克氏在第六版敍內說這書已譯成十一種歐洲文字，三種亞洲文字了。我的譯文是第十五種。克氏曾允我爲中文譯本作一總敍，可惜我譯得太晚，失去了這個機會！原書共有他自己的八個敍，均省去未譯；只有他的一句話我要寫在下邊：『工作學校要義雖簡略，若是人們肯仔細讀去，我的一切原理和方法都能在裏邊找出來』。

譯者 一九三四·八月·於北平

目錄

譯敘

第一章	國家的目的和公立學校的任務	一
第二章	職業陶冶爲公立學校的第一任務	一八
第三章	工作在教育學上的定義	二八
第四章	公立學校的第二和第三任務	六二
第五章	工作學校的方法	七三
第六章	獨立科目的工作教學和技術教員	八六
第七章	總合和結論	九四

工作學校要義

第一章 國家的目的和公立學校的任務

公立學校在德國，直到十八世紀末，以及十九世紀的全期，纔變成了國家行政中，供一定目的使用的工具。在中古時代的德意志，還沒有國家公立教育制度。關於精神演化的事宜，國家完全交付於其他的各項社會團體，去隨意辦理。自從強迫教育已實行了——至少限於國民學校——國家目的在學校教育上，遂有了確定的明文。

但是，一日我們還把學校的目的，只看做該是「現有國家」(Gegebener Staat) 的目的和任務，一日科學的教育學就無滿足解決的希望。理論的和實踐的理性，總有進擊的機會。如若我們能把這「現有的國家」，當作一種演化的產物來看，——當作一個日求利便於有組織的人羣的